

陌生的赶鸭人

□ 漠生



《赶鸭图》 黄青绘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常常青黄不接、东拉西借，又是独门单姓，没有亲戚帮助接济，加上父母老实本分，我们一家生活总是简单清苦。因此，我私下羡慕过很多人。其中，赶鸭人就是其中之一。

赶鸭人，就是赶着一大群鸭子，到处放养的人。他们家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沟里的人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根本没人在意他们的来和去。大概只有我，关注着他们。

水田里空了的时候，赶鸭人一般就出门了，赶着成百上千的鸭子离开家乡，开始短暂的放鸭生活。他们好像是沿着台干过来的，或从白林沟，或从卢家坝，或从五大队，我知道的也不真切。只是在放学回家后，突然听到此起彼伏的“嘎嘎嘎”，便知赶鸭人来了。

赶鸭这件事，肯定不能一人上阵。那么多鸭子，一个人是没办法照看得过来的。除了赶鸭外，还有风餐露宿所需的所有家当需要肩挑背扛，所以，大多是三四个人结伴而行。见到他们时，大多是在傍晚。一般来说，有一两个人在田坎边放鸭，他们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顶部绑着一个饭勺，这是他们的工具，好像叫鸭儿杆杆。需要鸭群朝哪个方向集中或者

在高邮“汪味馆”吃饭，饭后每人送了一小瓶纯手工制作的“咸菜茨菰”。茨菰切得薄薄的，与咸菜同炒，带回来用它就粥，别有一番滋味。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写道：“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菰片，那就是咸菜茨菰汤。”汪先生19岁离开家乡，几十年没有吃到过家乡的茨菰，汪先生写作风格一贯平实，可是在这篇散文中，还是忍不住抒发了一下：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如今这个在高邮极其寻常的食物，却因为汪曾祺的文字，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走出高邮，走进了许多读者心中。

在高邮，汪曾祺这只“活鱼”（汪先生曾说自己只是只“活鱼”），被“烹制”成各种味道的“美食”：汪曾祺故居、汪曾祺纪念馆、汪曾祺书房……连酒店的大堂、房间，都摆放着汪曾祺的照片和书籍。在他的纪念馆，将汪曾祺的菜单列了一大块展板，分为淮扬和京味两大类，达60多个品种。因此开一家酒店，做“汪味菜谱”所列种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汪味馆”的菜肴当然要体现



《最初的青阳》 罗光成

在青阳，走着，走着，一串音符，倏然在心瓣弹奏；一簇春笋，瞬间在心头拔节。我们已无须考证，是谁，又是缘于怎样的钟爱，把一座青屏九叠、翠影红霞、摩云接天、荡气回肠的绝世名山，安放在这北纬30度、东经118度的大地坐标上。

当灼灼春光，抑或秋夜星月，

后面则挂些衣服作帘子，像一个山洞，这就是家了。“家门口”是厨房，他们先在地里浅浅地挖一个坑，从周围寻些石头或者烂砖作灶。再往锅里放上米，然后到离得最近的坤叔家的井边淘米，放到灶上焖米饭。炊烟在平常无人居住的乌龟坝边上袅袅升起，淡淡地向杨家湾、夏家沟弥漫开来，赶鸭人的夜晚到来了。

这个时候，鸭群大半已经集中。负责赶鸭的人，就开始在鸭群周围的田里插上早已编好、随身带来的竹栏，待所有鸭子进入鸭栏后，他们就在田边有水的地方，洗干净手上、腿上的泥巴，朝着炊烟升起的地方走去，那是他们临时的温暖的家。

这时，米饭早已焖好，米香已经调动起赶鸭人的味蕾，负责家务的人开始准备菜了。这是我最喜欢看的，也是我最喜欢闻的。菜是什么呢？焖鸭蛋！对于赶鸭人来说，鸭蛋肯定不缺，可以敞开吃，不必抠抠索索。他们至少打了十个鸭蛋，放上些盐，用筷子使劲搅拌，待锅里的水烧干后，放上一勺猪油，锅铲压着正在化开的油块沿着锅底向四周涂抹，直到油块化尽、油温升高，把搅拌均匀的鸭蛋液倒入锅中，加入一点水，盖上锅盖就开始焖煮。这时，蛋液和猪油在高温下结合，散发出的香气四处乱窜开来，我的口水就止不住往外流，又咕咕咕吞下去。这还不是最精彩、最迷人的，最吸引我的是焖煮了十来分钟后，锅盖被揭开，鸭蛋和猪油在高温焖煮后，在锅里膨胀并呈现出蜂窝状，散发出独特的香味时，我的味蕾就完全失去控制。赶鸭人端着地坑的火吃着饭，说着他们熟悉的故事，也许还规划着明天一大早离开的时间和行走的路线。而我，对那些根本不感兴趣，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忍受着味蕾的悸动，拼命地呼吸着那诱人的香味。这时，大概家里的饭也熟了，爸爸或妈妈走到当门田坎上大声呼喊：“五娃子，还不回来吃饭啊？”或是姐姐们的呼喊：“大老弟，回家吃饭了啊！”我才和小伙伴分开，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赶鸭人早已走了。乌龟坝西侧的平地上空无一物，好像未曾有人来过，露水晶莹地挂在野草尖上，只有尚存的烟

高邮有家“汪味馆”

□ 苏北

“汪曾祺”特色。汪先生曾自嘲“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被他称之为“嚼之声动十里”的“塞馅回锅油条”，肯定是少不了的。汪曾祺的拿手菜：杨花萝卜、朱砂豆腐、大煮干丝、干贝烧小萝卜等，当然也是不可少的。高邮湖的湖鲜，这里的“独门”食材：青虾、银鱼、螺蛳、虎头鲨、鲢鱼、麻鸭和高邮鸭蛋等，绝对是主打菜肴，比如，蒜苗烧鲢鱼、水晶虾仁、金丝鱼片和红烧昂刺鱼，则为汪味馆的“扛鼎”之作。

沾高邮湖的光，湖鲜当为“汪味馆”的重头戏。但也还是有一些食材，也不是说有就有的。比如酸菜黑鱼片，这个菜其实并不稀罕，稀罕在黑鱼必须是高邮湖野生的，每条重都在七八斤以上。这样的黑鱼现在不多见了。这种鱼，多是“打”来的。有一类钓者，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用一只假青蛙，挂在钓钩上，在黑鱼经常出没的地方

梦一般照拂这气宇天下的九华面庞，把造物的心独运和人类的大爱光芒和盘辉映，这青山之阳啊！——中国地名的大典，一个青春蓬勃如少年的标注，闪着光晕、响着音爆、拖曳尾迹、破空呈现——青阳！

此刻，你听，古老的“青阳腔”，在村庄巷陌流淌；你看，氤氲的晨岚，在草木之间笑蔓。你再闭上眼睛，感受负氧离子如何一个接一个，继而成千上万，荡漾你的肺腑，润洗你的心房……如果你因此而喜欢上青阳，决定一辈子，甚至梦想下一辈子也爱上青阳，请一定不要把责任推给你的感官。你的眼，你的耳，还有鼻子，只是忠实地向你呈送了各自对青阳的考察报告。是你内心的尘缘，是你久藏心底、一路渴望的遇见，与青阳，与这既定的时刻，发生了山呼海啸电光石火的碰撞与裂变。

灰表明这里曾有人造访。昨晚鸭群待过的地方，还有一些散落的鸭毛在水面或者泥土上。鸭群离开时走过的田坎上，还有未干的水印。沟里人谁也不关注，也没人议论，好像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但是，我却无法忘记，带着些淡淡的怀念和伤感：他们叫啥名字？来自哪里？还要到哪里去？这些疑问，始终在脑海里，不能释怀。

我知道，第二年，赶鸭人还要来的，也许还是他们，也许就不是了。同样的人会不会再来本不重要，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名字——赶鸭人。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自然地想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他们是不知道徐志摩的，更不知道这首诗。他们就是赶鸭人，赶着他们的生活，赶着他们的希望，像夸父那样，执著地追逐着炽热又简单的梦想。

有时候，沟里水多，他们会多住一天。但是记忆中，他们都只住一夜就走了。因为鸭群都是成百上千只，会迅速扫荡水域中的可食之物，特别是小鱼小虾，有时一些调皮的鸭子还会吃掉临水自留地里的新鲜蔬菜。而这正是本地人不太喜欢赶鸭人的原因。当鸭群在田里放逐觅食的时候，有些当地人就会在旁边吆喝着，有的骂骂咧咧，有的竟捡起石头往鸭群里扔。对于这些，赶鸭人非常紧张，只有陪着笑脸，吼着鸭群，希望它们别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对于那些脏话，赶鸭人是不会还一句嘴的，因为理亏，和当地人又不熟。而我对那些谩骂和驱赶，心里充满了不快，始终觉得他们是在欺负赶鸭人，包括那些根本不通人性的鸭子。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当时的我，没有认真想过。

随着时代发展，赶鸭人在熟悉的时节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直到完全消失在我的记忆里。

渐渐地我长大了，离开了故乡，到了遥远的北方，到了很大很大的城市，我也渐渐淡忘了那份独自的思念，甚至很少回味起儿时的这一段美好。只是每年回家，路过乌龟坝时，思绪就不受控制地开始穿越——旧时光里不知姓名的赶鸭人，赶着一群“嘎嘎嘎”叫着的鸭

摊上一条，入口即化，鲜美无比，如果再用鱼汤拌饭，那简直是人间至味。在餐桌上，我就用汪丫“卤子”拌了两次饭。可以说，人间食事，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

高邮“汪味馆”吃了一回，感到汪曾祺已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他已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汪味馆”生意蒸蒸日上，就是一个范例。关于汪曾祺的趣闻轶事，也已成为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记得学者孙郁说过，可惜给汪曾祺的时间太少了，他60岁以后才得以真正地写作。否则他就是当代的苏东坡呀！

是是是苏东坡咱不敢说，但汪曾祺在离世后的这20余年，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生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水乡赖此救荒》 汪曾祺绘

木潭，深幽只为待白龙……静，是青阳之水所有法象背后的精神内核；纯，是青阳之水所有生命成长的天然底色。面对这样的青阳之水，除了走进她，凝视她，用手怜抚她，将整个身心都化于她，还能有什么更准确的心境表达方式？

在青阳的山水之间，心灵受洗，同时我们更惊讶与感叹这方山水孕育的厚重历史与精神人文。2000年的陵阳古镇，至今古意犹在；千年古村谢家村，鸡犬依然相闻。动辄以千年记时的太平山房、李氏宗祠，走出了多少青年才俊、社稷栋梁；一块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昭示着青阳的历史来路。在“天下粮仓”，乡亲们聊起乡村振兴，说起家乡发展，兴奋闪在眉眼。青阳人的生态意识、环保观念，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青阳的明天、后天，以至未来那个依然最初的青阳。

子，鸭子在田里追逐嬉闹觅食，乌龟坝西侧地上的鸭儿棚棚、焖煮鸭蛋的香味……我为什么忘不了呢？

我想了很久才明白，那是我童年时走出夏家沟的渴望、自由行走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对他们小心翼翼的相惜相怜。我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是命运的共同点，虽然他们永远不知道，我曾经那样羡慕他们。

有时候，和来自故乡的朋友聊天，我也偶尔谈起赶鸭人。其实，我内心深处是想知道，他们是否认识那些赶鸭人？或许，潜意识里，我跟他们分享这份情谊，这份温暖。



《夏凉图》 姚有多绘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5篇作品。漠生《陌生的赶鸭人》氤氲着浓浓的水乡生活气息，赶鸭人是“我”童年羡慕的人，他们行踪莫测、自由自在，寄托着我对远方的渴望。吕佳文、吕相璇《他们的名字》是作者站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纪念碑前有感而发之作，表达了老区儿女对无名英雄的敬仰与崇敬之情。

苏北《高邮有家“汪味馆”》谈汪曾祺的吃与文，读罢令人垂涎三尺。王谨《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雕塑——悼画家刘文西》回顾画家刘文西的艺术人生，赞颂他深入人民、扎根黄土地的精神。罗光成《最初的青阳》将青阳山水的灵秀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编者

◎心香

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雕塑

——悼画家刘文西

□ 王 谨

天际垂泄一场夏雨，黄土派画家刘文西在那一天离我们而去。我扼腕叹息哀悼之余，想起与先生的交往，如在昨天。

1991年4月，我作为人民日报参加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驻会京西宾馆。报到第一天，看门牌，我才知道和我房间相邻的是来自陕西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文西。开大会预备会那天午后，他到我房间聊天，谈各自的工作经历，聊着聊着，他突然说：“你不要动，我给你画张速写。”我只好端坐不说话，见他拿起钢笔，一边用眼睛瞄我，一边在一张白纸上画。不一会儿，就将一张素描肖像画交给我。

尽管相似度不是很高，但还是有几份神似。我连声感谢，他说：“没有什么，交个朋友”。

当晚，我回报社，与两会报道组同仁谈起刘文西给我画肖像的事，编辑组负责人借题发挥，让我与刘代表商量，能否约他为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创作些会议速写，活跃两会报道版面。

我将此意告诉他，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没有问题”。从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那天起，他每天来我房间，由我带来的传真机，给人民日报社两会编辑组传真一幅两会速写。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版面上差不多每天刊登一幅他的速写。刘文

我与新中国征文⑧

他们的名字

□ 吕佳文 吕相璇

这块大理石纪念碑上
镌刻着一行阳光般灿烂的大字
碑的名字
然而
却不是他们的名字

这块大理石纪念碑上
镌刻着一串草木花语低诉的故事
然而
却没有他们的名字

于是，我，我，我，
不是我们
紧紧依偎着这高高矗立的纪念碑
请您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们
他们的名字

目光坚定坚守阵地的他没留下名字
屹立不动吹响号角的他没留下名字
拿起步枪冲锋陷阵的他没留下名字
挥舞红旗掠过硝烟的他没留下名字

三千烈士一捧沃土
泪洒英灵一腔热血
他们是谁
红军 烈士 英雄

站在没有他们名字的纪念碑下，
脚步轻轻
心情沉重
草木为之低头
松柏黯然落泪

站在没有他们名字的纪念碑下，
我们仍然坚信
他们的生命没有终结
他们的呼吸没有停止
红军 烈士 英雄

在青红城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
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们
在中国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们……
让我们永远铭记！

站在红军烈士纪念碑下
我们78万老区儿女
誓要秉承先烈遗志
迈步新征程，奋斗新时代！

西乐此不疲。读者在看两会报道时能欣赏到刘文西的会议速写，这成为那年两会报道的一道风景。他的知名度也因此更高了，我们也由此成为朋友。

那时还不时兴手机，尽管我们互留了电话，但联系不多，我也没有意识到刘文西画作的价值。

后来，从陕西的新闻中，从中国美术界的零讯中，我渐渐了解到他的艺术创作活动，对他立足生活、不懈创作的成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刘文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齐名、活跃在西安画坛的中国画家。他以画领袖毛泽东和陕北高原农牧民人所共知。在原“长安画派”先贤们活动的故地西安，以国画大师刘文西为代表的一群致力于反映陕北风土人情、歌颂黄土革命历史和民族个性的中国画家，自发组成了“植根黄土画人民，表现时代出精品”的“黄土画派”。

“半生青山，半生黄土”是刘文西一生的写照。他一辈子艺为人民，数十年如一日。

刘文西一生共画了60多幅关于毛泽东的作品。除此之外，他更创作了大量以黄土坡上质朴的农牧民为主角的画作，这些为人民而画的佳作成为当代画坛宝贵的财富。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